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六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慶之

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從武帝舉義爲主書除奉朝請普通中爲武威將軍迎元法僧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中爲假節馮勇將軍送元顥入魏還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出爲持節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中大通中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大同中進號仁威將軍卒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諡曰武

攻榮陽宣喻士眾

吾至此已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眾竝是仇讐我等擁有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已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

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唇膾。

梁書陳
慶之傳

陳昕

昕字君章慶之第五子。大同中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旣右衛
仗主。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遷宣猛將軍。除陰陵侯主。北譙太
守。召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尋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進雲
旗將軍。爲侯景所殺。

陳兵事敗

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

梁書陳
慶之傳

朱异

异字彦和。吳郡錢塘人。宋處士昭之之孫。天監初。爲揚州議曹
從事史。直西省。兼太學博士。遷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進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加員外常侍。中太通初。遷散騎常侍。大
同中。遷右衛將軍。加侍中。太清中。遷左衛將軍。又遷中領軍。卒。

贈侍中尚書右僕射有周易集注一百卷

田徵引

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邙屬風林之蕭廷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沈兮俱發雲佛兮波揚豈味薄于東魯鄙密甜于南湘于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聞山牘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裁文類聚七十二

爲武帝草張續爲尚書僕射詔

續外氏英華朝中領祉司空曰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梁書張續傳又

見南史五十六
呂爲朱异草詔

祀明堂議

祀明堂改服大裘又呂貴質不廳三獻禮云朝隣用大饋第玄云大饋瓦也有虞氏瓦饋此皆是宗廟猶呂質素况在明堂理不容

象樽也。郊祀貴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于郊爲文，比廟爲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鬯灌求神，初獻清酒，次醴終酌。禮畢太祝取俎上祭肉，當御前日受俎。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主祭無受肉之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之法。止于一獻清酒。舊用太牢案郊用蘭栗。詩云配文王于明堂，有維牛維羊。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通典十四

四望議

望是不卽之名，豈容局于星海，拘于岳瀆。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六年，議者呂爲北郊有岳廟，疑爲頃重。舊傳朱昇議。

雩祭燔柴議

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壅堤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呂五帝

必朱今明堂又無其事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年儀曹郎朱异議

更議復四望

鄭眾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呂望是不卽之名凡厥遙祭皆有斯目豈容局于星漢拘于海濱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一年帝曰四望之事頃來遂絕宜更議復朱异議

封陽侯不應殤服議

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卦不應殤服

隋書禮儀志三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又見通典八十二

廟祀加一鉶羹議

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于一鉶卽禮爲乖請加熬油尊羹一鉶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六年十月舍人朱异議

元法僧內屬議

自王師北討，蒐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梁書朱异傳

請改郊祀儀注

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貞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禮不容文。

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古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

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卽理徵事，如爲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準二郊。但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召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菜，梗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召外郊所無者，請

並從省除

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十年
儀曹郎朱昇曰云云

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宣先春帝請改從青始

明堂邊豆等器皆古雕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爲質又不應雕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

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酌終釀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

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

用三牲止爲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旣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

隋書禮儀志一

到洽

洽字茂泓彭城武原人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天監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司徒主簿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侍讀學士國子博士出爲臨川內史還除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太子中庶子普通初遷尚書吏部郎領尚書左丞進御史中丞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贈侍中諡曰理子有集十五卷

奏劾劉孝綽

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

梁書劉孝綽傳

周弘正補太學博士議

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

陳書
周郎

正傳博士
到洽讀

劉昭

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天監初爲奉朝請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宜惠豫章王中軍臨川王記室遷通直散出爲鄴令有後漢書注一百二十五卷幼童傳十卷集十卷

鈔集議祭六宗論

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廟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呂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壩

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禁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
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
之說。臣昭曰。此解若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
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
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
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伯
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玄爲帝在于類
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川。則望何秩焉。伏與
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
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曰爲一。分文昌曰爲二。箕畢旣屬於辰。
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立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
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曰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
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屬疫之災。于是乎禁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
雲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零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
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
後說有虞之典故于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
山川崇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
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
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
天下者然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祀
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
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曰禮天地四方曰蒼璧禮天
曰黃琮禮地曰青圭禮東方曰赤璋禮南方曰白琥禮西方曰玄
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

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于理爲通。幽川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曰攷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廟。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于祖廟。川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觀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召周爾乃歸格于執祖。用特臣呂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攷之禮攷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廟而行去時不告。歸何呂格。呂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攷政必本于天。敬已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敬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占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占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占本仁也。山

川所召儻鬼神也五祀所召本事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誠也凡此皆孔子所召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敘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攷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召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召配上帝是召四海之內各召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召案先儒之說而召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召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召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召升烟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召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

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呂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呂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據于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攷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㠭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糾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頑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編㠭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㠭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惑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

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曰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曰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塗埋之異穢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祿必曰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祿所曰社稷諸字莫不曰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禋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目爲可了豈六置宗便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目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目猪率目春秋之月後漢志祭神申

難晉劉世明論久喪不葬服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葬稽類餘人喪踊而已諸

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斥眾子世明固云若屍柩無所葬者則爲後者與眾子同除矣通典一百三

注補續漢書人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紜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祕寶肇刊石之遐世誠有繁于春秋亦自敏于改作至平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實多紹宣協妙无卓律麻呂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蹕冠章車服瞻列于是應謙繼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麻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于往制百官就平故簡並籍據前修日濟一家者也王敘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旣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

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被青，竟亦不
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邃義，于是俱絕。
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裁文已爲前乘，流書
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
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已學者亦無取焉。范睢後漢良誠，跨眾氏
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闢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
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
父之力。太初已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一千
載。續志昭表，㠯助其開。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睢思鑿風塵，心撓
成毀。弗克負就，豈已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
寫真。故序例所識，倘精與審。及語人志，頗移其美。雖出拔前羣，跡
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別同。
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厤郡國，必依往式。雖遺書自序，應猶作諸。

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曰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棖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墮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緝理懸鉤遠邇借舊志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㠯合范史求于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未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覩兼鍾律之妙素指校讎參厭算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偏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詣明汪文

益利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敏深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二

全晉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緩

緩字含度，昭子，歷安西湘東王記室，遷中錄事，卒有集四卷。

照鏡賦

夜籌已歇，曉鐘將絕。窗外明來，帷前影滅。荆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齊上幔，內閣除闌。開屏易疊，捲簾難禁。握頭斂髻，釵子繁鬢。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訪宿粉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窗而取鏡，臺本王官氏姓溫。背後銘文宣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句欄匝匝，侷城闕。分明侶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卽時好眉猶約黛。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明粉可憐，缺五字論時不假薺。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棻萸，銀纏辟鬼呪。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釵梳。藝文類聚七十

祖暉

暉，一作暉之，字景燦，范陽蔚人。齊長水校尉沖之子。天監初爲員外散騎侍郎，後遷至太府卿。

奏請用祖沖之甲子元曆

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攷古法，附書律曆志中天監三爲正曆，垂之于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年下詔定源祖暉奏

奏改曆宜在來正

史官今所用何承天曆，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曆對課疏密，前期百日，竝又再申。始自去冬，終於今朔，得失之效，疏已月別啟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隋書律曆志中天監八月十一月徵奏

渾天論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傷曠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呂儀象數，之呂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眾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呂晷景驗之失于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攷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呂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平輒因王蕃天高數呂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卽冬至日高也。呂天高乘冬至景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卽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

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呂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卽春秋分日高也。呂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卽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于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呂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井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卽北極細星高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卽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太。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

儒弗斯取驗用繁翰墨。更途頓鄉。惟辭折辦。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月行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岌說周髀云。日徑千二百五十里。蓋天垂謬已詳前識。無足采焉。呂渾象言之。失于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案此而論。天周分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呂八約之。得周率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于周多徑少。衡之疏也。衡曰。日月之徑居一度之半。又言人極之維。旣非攷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覈者也。望日月法立于地中。呂人日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呂管徑乘天高。管長除之。卽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

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月日月相望人居其閒盡觀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月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曰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變而假爲其說謹案著作郎張東對三道九行曰案漢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爲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內内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卽爲旱經房星北門爲水日有三道者但内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謂青道一出于黃道東赤道二出于黃道南白道三出于黃道西黑道四出于黃道北故鄭玄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爲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爲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爲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爲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爲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橫繹絡貫于纏舍但爲日月旣爲動物不能不小有益縮或行黃道內外又案日月皆立春合宿在營室卽

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爲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玄言立春春分日行青道蓋日歲起于春春在于東東方色青故起青號南西及北三方準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無九行但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爲立名故月行言九直舉其實故日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也則云日之三道躔于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于八節宿隋書天文志上開元占經一

姜岌此言非也星猶月稟日之光然後乃見若星在日裏則應盈魄今既不然故知星在日表而常明也案星體自有光耀非由稟日始明今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則是星行亦在月裏不專在表又姜岌承二燭爲喻理亦迂迴非實驗也開元占經一

推地中法

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于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日望

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曰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卽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曰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于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卽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隋書天文志上祖暅其法

云云

朱史

史爵里未詳。

定天論

日一千六百七十里，周天六十萬二百二十一里，徑率求之，得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卽天東西南北相去之數也。求之，得九萬七千六百里，卽春秋分日，天去地之數也。夏至日，天去地上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冬至之日，爲天去地上十萬六千二十里也。開元占經一

虞履

履爲上林館學士。

應制旨推日行度數

臣履等謹奉依敕旨案推厤法表景長短之差，日行南北之道，旁攷經記，近較目前，莫不事事符合，昭然可見。謹略條度如左：日道圓周三百六十度，分爲十二辰，辰三十度半。春秋分日出卯入酉，冬至則出辰入申，夏至則出寅入戌。春秋分日出卯左右十五度，冬

至日出卯南去卯中二十四度，則是侵辰九度。夏至日出卯北去卯中二十四度，則是侵寅九度。春秋分日入酉左右亦各十五度。冬至日入西南去酉中二十四度，是侵申九度。北極璇璣玉衡上當天之北五十五度，北去黑山頂三十六度。夏至日在天南十二度，春秋分日在天南三十六度。冬至日中日在天南五十度。冬至日中日去金剛南三十度。開元占一經

虞僧蚪

僧蚪會稽餘姚人，天監初爲法官。

斷景慈證母事啟

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日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鞠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隋書刑法志天監三年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辨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蚪故稱云云又兒通與一百六十七

虞曄

曄天監中爲治書侍御史遷尚書祠部郎有集十卷

奏彈伏暅

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已斂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敗假旨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旨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曄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旨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曄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獎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諱而循奉倣然了無異色曄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宏斯苟得故旨士流解體

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曰。曠蹟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于斯已及。請召曠大不敬論。曠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曠法從事。如法所稱。曠卽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曠。含疵委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衆益。幸屬昌時。擢曠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蕘佩茲。蠶組豈殊縹緥。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謂曠見事免曠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榮書伏曠傳

陳宣懋

宣懋。錢唐人。

陶隱居井欄記

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

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揚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潛遷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懋記

京定建康志

傅岐

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齊南郡內史傅珍孫天監中爲國子明經生除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除加新令入爲廷尉正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廬遠岳陽王記室參軍除建康令復爲舍人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太清初遷太僕司農卿三年遷中領軍

魏通和好議

高澄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已貞陽易景景心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渴陽復新敗退今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

許南史傳
傅琰傳
太清二年

王僧辯

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天監中隨父神念歸國爲湘東王國左常侍隨府轉丹陽尹參軍會稽中兵荊州中兵武盛廣平二郡太守還爲王府中錄事隨府入爲護軍司馬除江州司馬監安陸歷新蔡太守又隨府除荊州諮議參軍歷竟陵太守太清末進領軍將軍召平河東王譽及守巴陵功進征東將軍閩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召復鄆州功加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承聖初召平侯景功進鎮衛將軍司徒揚州刺史改封永寧郡公召平陸納破武陵王紀及齊寇功加太尉車騎大將軍尋爲大都督荊州刺史敬帝卽位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尋納貞陽侯爲陳霸先所襲遇害

案梁元帝三表就文類聚文苑英華已爲沈炯作英華洲有僧辯答貞陽侯二書誤召爲徐陵作既改列梁闕名中而召

梁書所載二啟及陳書御覽
所載姑蘇入僧辨文侯改定

檄

凡諸部曲平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行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御覽二百九十九引三國典略肅明誤據語意當王僧辨書案肅明未審所謂必有敗是移檄文

與貞陽侯淵明啟

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緩及下船荆城陷沒卽遣劉周入圍具表丹誠左右勦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俟頃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呂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秦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亥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呂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公請抑別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啟事日聞伏遲拜奉在促梁書王僧辨傳

重與貞陽侯啟

員外常侍姜嵩還奉敕伏具勤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鄰國。卽災
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威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敢不
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
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舖軸浮江。俟一龍之渡。清
宮丹陛。俟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
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
愚。效忠誠于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啟。呂聞梁書王僧辯傳

答許亭

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尙淳深。文蘋該洽。學優而官。自致
青紫。況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間。期寄實深。旣欣遊處。用忘
勞風。而枳棘栖鶴。常呂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呂才升。差自
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聘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

復來翰殊用慚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盈限城闕存顧之深荒憇無已

陳書許寧傳寧爲太尉王僧辯從事中郎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寧奉職辭府僧辯答

元樹

樹字秀和

梁書作君立

魏咸陽王禧第六子仕魏爲宗正卿

天監八年

來降封魏郡王改封鄴王拜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中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眾迎元法僧還遷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中大通中徵侍中鎮右將軍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進據譙城爲魏將杜德所擒死于永寧佛寺魏孝靜時追贈侍中都督青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在梁遺魏公卿百寮書

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又險惡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疏遠素無間望特召太后姻姪早蒙寵擢曾不憚音公行

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又狠心蠱毒藉權
位而曰滋含忍詔詐與日月而炳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
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呂出信信呂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
呂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又大名夜又弟
羅實名羅刹夜又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甄墮嗚呼魏境
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
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
戈言誅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
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
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乂專政億兆離德重呂歲時
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殞踣桑柘焦枯饑餓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
謳人皆歎息灘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日刮削
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濟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

懷庶合冠屨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

魏書元叉傳法僧反

板後樹道公
卿百寮書

元法僧

法僧，魏道武子。陽平王熙之曾孫。仕魏爲太尉行參軍，轉通直郎。益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熙平初徵拜光祿大夫。出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梁書
紀作鎮
東將軍孝昌初自稱尊號梁書本傳
作獻帝改元天啟。呂普通六年據彭城來降。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大通中加冠軍將軍。中大通中轉車騎將軍。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大夫。立爲東魏王。不行。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將軍。卒年八十三。

上孝明帝告急表

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眾倚張。所在彊盛。統內城戍。悉已陷沒。

全梁文卷六十三

司法雜

十

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魏書元淑僧傳法僧爲益州刺史合境皆反上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三終

全梁文卷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纘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天監中，尚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補國子生，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普通初，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長，兼侍中。太通初，出爲益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隨府遷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徵拜度支尚書，出爲吳興太守，大同中，徵爲吏部尚書，進尚書僕射。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使持節，湘州刺史。太清中，徵爲領軍，改授使持節，平北將軍，益遠校尉。雍州刺史岳陽王晉不受代，見殺。元帝承制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有《鴻寶十卷》，本傳作一百卷，集十一卷。

本傳作二十卷。

秋雨賦

霖霖興乎爽節、膚寸起于曾岑、乃娛情而悅體、猶冬陽與夏陰、零
南帷、召寓目微北戶、而披襟商律戒于茲辰、涼雨感而已作、甘泉
集而溟溟、油雲興而漠漠、溫飄革于早暮、炎涼改于今昨、乍斜檐
而上階、或從風而灑幕、周小庭而密下、泣高枝而疏落、漾池泛漪、
員波條鏘、低昂弱篴、裁蕤叢薄。藝文類聚二

南征賦

歲次娵訾月帷中、呂余謁帝于承明、將述職于南楚、忽中川而反
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
之寓于宇宙也、何異夫栖蜩之爭戰、附蠅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
仰浮沈、矜榮華于尺景、總萬慮于寸陰、彼忘機于粹日、乃聖達之
明箴、妙品物于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
世、蒙三樂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平六藝、

振長纓于承華、眷儲皇之上駁、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
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
紀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徧能實、有志于棲息、慙滅沒
之千里、謝韓哀于人極、如蓑裘之代用、譬輪轂之曲直、愧周任之
清規、諒無取于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
答、願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
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
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邇、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于南逝、心眷
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傷瞻雉廬、前觀隱脈、郤視雲布、追晉氏
之殷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于茂草、露西京于朝露、故黃旗紫
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于武王、
啟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千紀、草創江
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誅、斯干見美而已

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三百餘載割疆場于華戎拯生靈于宇內不被髮而左衽繁明德其是賚矣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埏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璽豈喜愠其能遷雖魂埋于百世猶映澈于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觀因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柯已銷落旣觀蝎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謹侯高縱目巧笑俟長星而懼噪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帝膺籞受圖聰明神武乘疊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于是殞桑林之封猿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昌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于鄭衛屏蠱質于傾宮配軒皇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敍穆于上庠寃申于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于百王固無得而稱矣沛金牛之迅濱覩靈山魏文類聚
作靈廟之雄

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蒼燕文于翠嶂、

荔文類聚作鵲峯

深萬流

跳巨石、呂鶴湍、批衡巖而駭浪鏟于尋之峭岸、

荔文類聚作鵲峯

之大壑、隱日月、呂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

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卻、下流沫呂洩險、上岑崟而將

落、聞知命之是處、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

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于洪源、墮幽塗于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

語神呂徵恠、情存之而勿論、曇姑熟之舊期、訪遺迹兮宣武、挾仲

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于盛主、勢傾河

呂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

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臨笑于文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葉呂代

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儕石之羸儲、尙邀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審、

乃閭干于天祿、造局鏡之侯司、發傳書于關獄、據輶轄乎伊洛、守
衡津于河渭、無矯且已招賓、闢捐繕而待貴、實祉敬于王典、懷鞠

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于往昔、聞乳獸于巔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職、鄙耏門之食征、于是近睇赭岑、遙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渺、水漫澄㠭闇夕、山參差而辨日、忽臨睨于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邈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㠭舒情、塞芳洲其誰御、息銅山而繫紱、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于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于鄒魯、辨山精㠭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事㠭懷人、非末學其能祖、嘉梅根之孝女、尙乘肥于媵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于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期、此浮履㠭明節、赴丹燭其何疑、信理感而情悼、實悽悽于余悲、空沈吟㠭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㠭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于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實君子之所識、閩一是

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蒲、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宮、呂轄膳、踐寒
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
身殉義、哀感市人、所曰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微于上列、竝異
世而爲鄰、發曉潛而遡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
呂驚急、天曠曠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舉帷而
佇立、由江沱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平及絳日、已盈于漢
甸、于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
夷暘、纖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沙引
潮、望歸雲之蔚蔚、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于翠薄、耿長虹于青霄、
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
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鶴之偏鳴、藝文類聚作聆
寡鶴之偏叫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美中流之衝要、因
習坎呂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

王津華墨莫不內清姦尤外彊苛懸籬屏京師事有均于齊德也
聃匡嶺㠯躋蹠想霞裳于雲伍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
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損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于來信徑遵
途乎鄖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
之必用寃推誠而忍欺圖富強㠯法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于
江畔云鈞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
諒歎仲謀之虛己處君臣而竝得良致霸其有已伊文侯之雅望
誠一代之偉人禰觀書曰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達時雄之應運方
協義已經綸名旣逼而愈賞言雖闇而彌親惜勤王于延獻俾漢
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申汎蘆洲曰延祚聞伍員
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讐歸投金㠯答惠彼無求于萬鍾唯長歌而
鼓枹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㠯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滄而先
祭及旋師于鄖圃美邀福于來裔入鄖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

允分制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于指大、應侯譬之木拔、所
召居宗振末、強本弱枝。間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
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于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
閱、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微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
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策、鑒周書曰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
桑中而遠赴、若稼申之誅丹。寶匡君曰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二
主其竝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戰勝、召長驅。志吞吳
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畱于
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邁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
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于舊京、招卧龍于當世。配管仲而稱英、
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于炎精。望
巴丘、召還回、遼洞庭而微悅。沈輕舟而不繫、何靈胥之浩蕩。眺君
福之雙峯、徒臨風、召增想、儻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

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瀶灔長邁、漫漫回翔、蕩雲
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
呂舒卷、開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颯而半滅、稅遺構之
舊浦、瞻汨羅而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致、蘊芳華而襞
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
猶自別于泥滓、且殺身而成義、蓋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辰、逢
椒蘭之姪美、有驛驛而不馭、焉遑遑于千里、既踐境而思人、彌流
連其無已、修行潦之薄蕙、敢憑誠于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席
乎川湄、具蘭香而膏沐、懷椒醑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于
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盤旗、撫安哥而會儻、疏緩節而依
遲、日徘徊而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憚秦皇之川幸、尤土壤而加戮、
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而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
冥理而歸咎、遂刊山而赭木、于是下車人部班、條理務砥諫庸藉、

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哉盛乎斯
邦之舊也。有虞巡方、召託終夏、后閭圓而疏決、太伯讓嗣、召來遊
口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
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召投弔揚、雄反騷而沈川其風
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尼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
台、繙衣改敝、古初抱于烈火、剗先高而忤世、蔣公移之弘通、桓伯
緒之匡濟、鄧充時之絕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聞出
而無替也。至于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
之而郤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
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髡髡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爾
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剖黔中以置守、獻青
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于焉乘駢、巡高山之累仞、褒吳文
之爲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士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

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召安
禪邑無改于舊井尙閑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
終被知于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哀
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修定祀於北郭對林野而幽謫席無
吐于馨香祀瓊芽而沃醉景十三召牧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
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紓餘乍升高呂遊目審山川之
面帶將取名于衡麓下瀕漫呂爽塏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召鳴
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回照于若華竦千尋于建木冀翼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城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風暮節萬
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嘉南洲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
柑于曲榭采芳菊于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破缺而叢生翫棲禽
之夕返送旅雁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
蓋實應揚其是掌或解組召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

刑倚天地之厚德、沾河潤于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闢小道之可觀。
蠹畏塗其易克、阿高衛而願聘、憂取累于長纏、聞固石之非據、承
炯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梁書張潛傳大同
督湘桂南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九年爲使持節都
乃作南征賦其詞云云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七

離別賦

并序

太常劉侯前輩宿達、余在紈綺之歲、因已欽其風矣、及理棹江干、
攬涕還望采蘋之詠、不覺成篇。

彼劉侯之矯矯、承世德之清輝、挺荆衡之箇鎔、揮江漢之珠璣、昔
相知于一定、逾盛衰乎二紀、豈因媒呂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分自
諧于金石、情冥符乎蘭芷、忘時輩之後先、略相知之年齒、及胥遇
于雲閣、又方駕而聯曹、胥擁衾而暗語、晝稅鞅以遊遨、案方前而
等食衣共體而同袍、猶合歡之獨忿、如來蘇之釋勞、唯吾人之與
子兮、諒不言其已召、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年而同調、竈風波之所

移豈流俗之能要，非高唱而云擬。逢下士而或笑，隔顧言于信次。
尚眷眷而興懷，矧雲崖之遠訣。抱離袖而長垂，顧龍門而掩涕。瞻
郢路而何偕，在驚禽之屢感。追徂年之將暮，眺湘沅之分流。遙洞
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隱。浦逶迤而難汎，猿啾啾而夜吟。鵠初學記作
藝文類聚三十風騷騷而曉度，撫客子兮其何心。能辭鄉兮別故，共抱荃蕙之遺
芳。不離披于霜露。

初學記十八

懷音賦

并序

西平劭陵王古親賢近能，作蕃夏首。下走叨竊時命，驅傳湘羅。久
託下風，素蒙淑願。及塗經鄖郢，淹泊累旬。君王彈隨珠于千仞，乃
貽之已麗則。詩云：懷我好音，敢爲懷音賦云爾。

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襟帶鄖夏之鄉，宣條江漢之域。服
詩書于懷袖，抱仁義于胸臆。總九德已棲身，橫四溟而撫翼。循微
躬之末迹，認馳傳于衡嶽。山洞庭而左轉，指瀛醴而爲期。仰芳塵

于夏汭路將近而彌滋棹陵波㠯過務舟望浦而倦遲自清光之
未觀逾一紀日歷茲敢憑情于往昔逢君恩之未遺陪桂苑之良
遊接蘭臺之高會旣醉酒㠯飽德亦傾羞而緩帶感平原之愛客
傷岐路之難留戀西園之餘賞汎南浦之徂舟結煩言于將贈情
有重平琳瑯顧龍門其不見過夏首而西浮申服義之未沫長記
言于還郵執文類聚

三十一

姪婦賦

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而構未皆莠言之在口常
因情召起恨每傳聲而妄受在隔帳而覩屏或覩窗而瞰牕若夫
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冤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
所計論咸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姪鱗犯其忌制
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婿執文類聚

瓜賦

三十五

惟茲瓜之實茂，體太素之純精。翕玄潤于浮霄，含皇澤于夏庭。于是蒼春發歲，天地交和。乃啟沃壤，是殖是播。納佳種于畦畹，應時運而剖牙。揮萌散葉，裁葉負柯。蕎蕡鬱蒼，芥蕪婆娑。曉慶雲日吐蕤，仰旭日之敷華。朝希重陽，夕承朗月。清露湛而宵降，翔風穆而晨發。振柯條之纏若，顧惠氣之滋悅。感靈化而細繩，覩佳實之竝結。始懷微而苦發，終感宮而甘通。信不和而自馨，與九鼎乎齊功。蔓草是藉，密葉是蔽。潛湫獨熟，墮莖落蒂。芬馥酷烈，氣暘雲際。申狶不能詳其味，隸首不能爲之計。昔東陵之甘瓜，美顯名于申古。彼服闇之攸權，乃眾仙之所賾。美人神之同好，何厥用之弘普。惟令實于無窮，永可殖于靈圃。藝文類聚

擬若有人兮

若有人兮傍巖石，新甫衣兮杜衡麻。表幽居兮翠微上，臨春風兮
聊聘望。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藝文類聚

讓吏部尚書表

漢革民曹、魏仍東操、毛孝先昌清公兒美、盧子若昌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覩其人、染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賞拔、不免與世浮沈、鄧攸牧馬家庭、何益止競之操、卞壺如金丸在石、未聞檢裁之功。戴文炳聚四十人初學記十一

讓尚書僕射表

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召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才衿所滯、近蔽耳目、淡淺清濁、豈有能預、加召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已上梁書無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骨、動容竊斧、猶成多憾、曾闢如闕、坐客恆滿、情態參差、世塗盈虛、蕙苔興謾、含塵見猜、疑侶雖分、聖賢致惑、人之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證綜

梁書張續傳載文類聚四十八

謝東宮賚圓駁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遊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采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潤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耕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垲。後望鍾阜，表裏烟霞。每勝春迎夏，華卉競發。昔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皆累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蓀文類聚
六十五

謝皇太子賚果然禱啟

伏呂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獵，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飄結字。吹綸愧暖，挾纊慙溫。但勤菲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

虛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蓀文類聚
九十五

與陸雲公叔襄兄晏子書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殯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
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落標令弱年經日所覩殆
無再問懷枯抱柰稟自天情倨坐列席非因外獎學已聚之則一
箸能立問已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斂通洽升降多上秀
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
一載于斯流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
數幾何至若此生盡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
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忽分
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悅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
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
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已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
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
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理玉之恨撫事多

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實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呂無次梁書陸雲公傳

詒湘東王書

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其謀不逞

周書蕭何傳

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荊州

梁書張衡傳

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

梁書河東王譽傳張密報世祖又南史五十三

將來襲江陵未二句但作

丁貴娘哀策文

故塗旣啟桂樽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闕悼曾城之不跋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于祀典風有采繁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贊德其辭曰

軒轅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

在田、莘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詰式、出言顯史、宜其家
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
月滿懷箴、如何不躅、天高照臨、玄統莫修、禕章早缺、成物誰能芳、
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炤暭、達下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
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歛、孕魯陶
燕、方論婦教、明章闢席、玄池早屬、湘沅已空、履玄委華、朱轡寢迹、
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次列、承
華接武、日杳杳已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已依遲、飾新宮而
延佇、嗚呼哀哉、啟丹旗之星旒、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
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闕于室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
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闢高義、形管有憚、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
如之人、休光赤鳥、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

梁書高祖
丁貴嬪傳

故左氏尚書忠子沈憎孚墓誌銘

漸東振古龜組三襲政若解繩吏如燥溼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署明藝文類聚四十八人

中書令蕭子顯墓誌

君狀貌丘墟風神磊落潤瞻動于容止英奕發于流盼筆鋒席上皆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閑敏帝嘗顧問君曰我撰通史若成眾史可廢乃荅詔曰仲尼贊易道黜人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親妙思式表玄丘藝文類聚四十八人

張綱

綱字孝卿緬第四弟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除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權知丹陽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改御史中丞出爲豫章內史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太清中進左衛將軍遷吏部尚書元帝承制授侍中左衛將

軍相國長史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及卽位徵爲尚書
右僕射加侍中有集十一卷

龍樓寺碑

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故知局于泥甃者未測
滄溟之浩沃、篤于一時者、盡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卽世而弗
悟于生死之流、耽假樂而迷于真覺之觀。銘曰：

識相裁萌、無明重蔽、五住次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風橫扇、彼
岸何遠、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實逢象正、悟彼生修、照曜
真法、逍遙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宅、遙川榮帶、峻矩盤桓、霞生蓮
堞、風起長淵、冬室停燠、夏臺增寒。藝文類聚
七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枚刊

全梁文卷六十四終